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

王邃常自传(口述)

我年已过耄，多病手颤，不得已由我口述，门人潘詠召笔记。分一、名氏与籍贯；二、学历与师承；三、工作与遭遇；四、治史与子学；五、文与诗；六、书法；七、著述；八、后言等八节述之。



一、名氏与籍贯

我姓王，名邃常，字瑗仲，号明两。我父亲部昀公取《史记》孔子所严事，于卫蘧伯玉一语，伯玉名瑗，乃以邃名，常是辈行，以瑗为字，行二，故字瑗仲；明两是我从《易经》取以为号的。因为邃字不通俗，往往搞错。如：《日本支那士绅图鉴》作王邃常；国内刊物，或作邃常，或作单名王邃，或作邃常，或作簾常；近来日本桥川时雄所编的《中国文化界人名荟鉴》竟把王邃常、王瑗仲，分为两人，更是大错。

我又有别号端六，因生于端午后一天故云。我生年为庚子，生肖鼠，幼时，嫌其琐小，吾父曰：生肖龙为大，何不曰阿龙，故取以为号。晚号欣欣老人，父名甲荣，乃取陶渊明归去来辞“木欣欣以向荣”句，以示终生孺慕之意。其它书斋名号尤多，如：继明轩、四照堂、窈窕轩、珠朗楼、仰韶楼等，凡此皆书生陋习，不足道。

籍贯，据谱牒，望出琅琊，相传为晋右军将军王羲之次子凝之的后代。遥遥华胄，未必可信。东晋南渡，羲之父旷，即迁于会稽，不知何时，又迁至安徽休宁县。明末大乱，又由休宁迁至浙江嘉兴，遂为嘉兴人。五世祖定居于东门外角里街，营布业，历世惨淡经营。至曾祖名寿号补楼，是全盛时代。补楼公勤俭持家，兼治儒业，乐于为善，清道光三十年江浙大水，受灾者众，曾捐数千金以拯之。去世后，遭大乱，家道中落，至父亲部昫公时，已贫无立锥，但部昫公继承家风，克勤克俭，刻苦学习，终能自立，道德文章，均有声于时。

满清自甲午战败以后，思整饬海疆，以重臣裕禄为北洋大臣，坐镇天津，广揽人才，充实其幕府，而吾父与其选。遂自嘉兴携眷北行，寓居天津三太爷庙街。后三年庚子五月初六日我诞生于此，实一九〇〇年六月二日。时八国联军侵犯海防，七十二沽相继失守，北洋幕僚星散，裕禄张皇无策，终至自裁，吾父视其藁葬毕，始归家。时津沽已遭浩劫，市民竞相避难，白日无人影，只得夜行。我生后才十八天，吾母怀我随全家昼伏夜行，由津关而杨柳青，而胜芳，而沧州，始得大舟，颠沛南行，历经艰险，至嘉兴已是中秋，幸免于难。故我刊有“忧患余生”印章以志之。

我从三十岁起，因工作关系，迁居上海，至今已五十四年，嘉兴已成原籍。

二、学历与师承

三岁，吾母教以方字，并辨四声。四岁，从伯父步青公读《文字蒙求》等启蒙书；五岁以后，始读《四书》与《毛诗》，七岁毕读；然后及《礼记》、《尚书》、《左传》等。当读《毛诗》时，窃作四言诗，伯父笑以为妄，父则曰任之。母能诵老杜五七律诗，尝授之，至此乃窃读唐贤韩柳诸家，一日在漓江舟中，用韩愈“水

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句意，作“江带山簪”之句，伯父见而大赏之，不复禁。年终得十余篇，吾父为题曰：《鞞音集》，意即如鸟雏离壳初鸣，其音微弱，不能成韵也。

我十岁，始进学堂，名富川县学，未一年即离去。十三岁入嘉兴高等小学，吾父平时管教甚严，故不爱玩耍。校选模范生三人，我谬充其数。我于各科，国文、史、地等常得满分，图画、手工亦优，惟算术、英文独钝。旧制，各科总平均，不分主次，故学期、学年成绩，仍得上第。明年夏，躡等入浙江第二中学校，在嘉兴西门，距家远，然遇雨雪从未迟到；与同学交，虽不洽，未尝有恶声；师命作业，虽病亦未尝一日废；往来校与家，非父师命，不他往。适英文有孔夫子一课曰孔斐安斯，同学遂以孔斐安斯呼我。不二年，突患恶瘡，初犹抱病往，及瘡作急归，师长知之，嘱病休，始辍学。

恶瘡缠延竟达二年，病愈年渐长，父兄欲我入杭州法政大学，心实不愿，而持之坚，不得已往试。作文题为“述志”，我乃借题发挥，极言不愿从宦海中讨生活，又备论其风波之险恶，陷人于不觉，人情变幻，尤所难堪。愿学孔子之教人与孟子之得天下英才为乐。今违愿而来试，则以父兄之命，如能玉成，幸甚幸甚。阅卷者大笑，以为从来试卷，无此奇文。家兄与其校长有故，问其取否？则出卷示之，笑曰：“余将成全令弟”。兄出意外，苦笑而已。吾父知之，亦未罪责。病瘡期间，得拜前母族父沈寐叟曾植先生门下，对书学、诗学，得益良多。

一九一九年秋，闻前交通部工业专校校长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创办国学馆，得其同年当时大总统徐世昌之襄助，馆生毕业出路，由政府安置，且由施肇曾资助馆生膳宿书籍及膏火（奖学金），待遇优厚，均在招生广告载之。名额二十四人，不拘年龄。父兄立命报考，我虑其录取不易；即取，又恐引入宦途，有难色。吾父正色曰：“唐先生天下楷模，汝乃不乐为其弟子耶？毋自误！”不

得已，遂赴考。不料与试者多达一千五百余人，且多斑白者，不觉为之气短。试题二：一曰於緝熙敬止论；二曰顾亭林先生云拯斯民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试申其义。我知一题出自《诗·大雅》，上有“穆穆文王”句。又记《大学》引之，以释止于至善。遂由此绾合成文。及发榜，得录取。

唐先生督教严，经文必以背诵为度，常面试，一差误，则续试不已，必至无误乃已。考核尤重月试，不限于经、史、子，亦重文学。等第分超、上、中，每发表，唐先生中坐，秘书在左唱名，遂起立致敬听评语，评有眉评与总评，如解牛，无不中肯，听者忘倦。尤喜奖假，我尝作《观浙潮赋》，拾古人江海赋之辞采，以蛟螭鼉鳖喻军阀之内战，翻江倒海，民不聊生。唐先生书评于后曰：极挥霍离奇之能事，物无遁形，木玄虚，郭景纯应避其出一头地。又曰写此题，不能再好矣。我虽明知溢美过情，然经此鼓舞，益觉感奋勤学不已。唐先生又善于诱导学生治学，各就性之所近。我治三代史，及毕业写成《商史记传志表》若干卷，《夏礼可徵》二卷、《清代艺文志权舆》十六卷，时《清史稿》尚未问世。毕业试分经、史、子、文四门，我于文作《太极赋》一千数百言，唐先生于陈先生评外加评云：“融贯中西，包贯今古，前人未有也”。备受鼓励。

学历与师承紧相连，治学成就则来自吾师之教育与启示。我十岁入富川县学丙班。科目甚多，读外国地理，始知世界之大；读外国名人传，始知学问无穷。在县学印象最深者为校长毛繡虎先生兼任修身课教师，用年丈蔡元培先生所编修身教科书，一日讲孝亲，子欲养而亲不待及大孝终身慕父母云云，不觉泣下沾衿，久久不能成语，同学亦有泪容者，其感人之深如此，使我于双亲益加亲敬。

及入嘉兴高等小学，国文教师吴子文先生为清茂才，拘陈法。我不耐株守课本，喜泛览他书，偶于吾兄书篋中见严几道译赫胥黎《天演论》而好之，不解，则检辞书旁注，吴师见而大河，以

为好高骛远，不守本分，且谓著作谈何容易，必须学成以后。我惭而中止。然敢于著作始于此，知不可苟作亦始于此，其后作严几道年谱亦造端于此。吴师虽诃我，亦自喜，谓同事曰：“吾班居然有著作才，王生乃敢作《天演论》注，校中传为新闻。而后见浙江第二中学教师刘子庚先生所著《中国文学简史》，辞练而赅，复技痒，又窃注之，以为文学固分内事。吴师见而不诃，并从而助正之。

进入二中，进谒刘师子庚，即以所注为贄。刘师大喜，为遍贄诸先生。时诸先生多名家，小学则朱蓬仙、陆颂襄，文学及印度哲学则郑斐湛，诗、词及文学史则刘师，历史则祝靖远，英文则王哲安，国维先生弟也，皆一时之选。我周旋进退于其间，甚以为乐。陆师授说文部首，我始知大小篆；郑师初授文学，多取顾亭林、黄梨洲文，并喜讲晚明事。我之服膺亭林自此始，其后作《亭林诗集汇注》、《亭林诗谱》、《亭林著述考》，皆造端于此。祝师熟古史，不携课本，书黑板尽三四，皆我所未闻。师寡言笑，不敢亲附。一日遇于途，我肃然旁立，师笑颌之。知我喜历史，遂招入室，我乃申倾慕博通之意。师曰：予《四史》外，仅熟读《绎史》一部，《绎史》为马驥所作。我急请观，师许借阅，乃陆续撷其要，尽数册。我之治古史始于此，其后欲作三代史及撰秦史，皆起源于此。

我在国学馆时，受教于唐文治先生者至深且大，经学、理学之外，尤深得其论文及读文之法。其论文云：

文字者，经天而纬地者也。吾日求古文之线索，则知古书之经纬与其命意。于是我之精神与古人之精神歆合而无间，乃借古人之精神，发挥我之精神，举并世之一切可惊可骇可喜可悲之事，宇宙间之形形色色，怪怪奇奇，壹见于文章。于是我之精神，更有以歆动后人之精神，不相谋而适相感。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吾道一以贯之，无非求之经纬而已。……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究其

法，又必先潜研乎规矩之中，然后能超出乎规矩之外。而又扶之以浩然之气，正大之音。格物致知，所以充其用也；阅世考情，所以广其识也。至于化而裁之，从心所欲不逾矩，所谓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由是而成经成史，成子成集，成训诂家，成性理家，成政治家，成大文学家，岂非通乎经纬之道而然哉。

唐先生之论读文云：

学者读文，务以精熟背诵，不差一字为主。其要法，每读一文，先以三十遍为度。前十遍，求其线索之所在，画分段落，最为重要；次十遍，求其命意之所在，有虚意，有实意，有旁意，有正意，有言中之意，有言外之意；再十遍，考其声音，以求其神气，细玩其长短疾徐抑扬顿挫之致。三十遍后，自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我之为学，稍有成绩，多为唐先生之所教。

我入馆之第三年，奉唐先生命与同学六人，常往来于苏州，从曹元弼先生受《仪礼》。曹先生尝著《礼经校释》十余卷，清廷特授翰林院检讨，当时荣之。曹师语必文言，讲授时，旁徵博引，尤称郑玄，必曰郑君，一席话，即一篇诂经文。学期毕，我辈共成《礼经大义》数卷付刊，此乃我服膺郑玄之始，遗文佚注皆有抄录，此时尚不知有袁钧辑本。

学校师长之外，我曾从沈曾植先生受书学与文学，并问业于梁启超先生，得到启示与教益甚多。沈寐叟曾植先生为我外族叔祖父，我称四公，博通名世，我少时仰之如山斗。入国学馆前之二年，我以病家居，一日先生自沪归里，我父日往谈，间闻其高论。乃集平时读书所不能解者二十余事，变其书体，托名阿龙，函问之，欲于吾父处得其梗概。某日，吾父归，果言有一自称兰成射策之年黄阿龙，效曲阜孔某以僻典百条试袁枚者，以质四公。四公谓其中唯一条曰齏然者不可解，或“齏”为“齏”之误，齏然为日本和尚，在我宋朝，以郑君孝经注来献云云。时我父已忘我幼年别号阿龙。我闻之喜极，以实告，检原文果然“有齏然未献之书”，其为误字确矣。于是向往益殷。乃行初见礼，先生掖

之起莞尔笑曰：“昔者，余固疑吾子之为之也”。备加鼓励。自此我常荟疑请教。先生又教读书分类札记之法，于是我知作札记，有知无录十余本。先生又教曰：“凡治学，毋走常蹊，必须觅前人夔绝之境而攀登之。如书法学行草、唐宋诸家已为人摹滥，即学二王，亦少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自出……章草。自明宋（克）祝（允明）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又曰：“学章草，必须从汉隸出……汝爱家鸡，然当不为所限。楷法亦然，力避庸俗，滇疆二爨，未尝非医庸俗之茱石也”。我题先生绝笔楹联云：“昔年书法传坤良，置我三王二爨间”。即志此事。

此后，我父又尝命我问业于梁启超先生，先生有天下大名，与吾父同年，父极称其为学日新不已，真足顽廉懦立。我所请业，为子与史，凡多次。最受影响者为：

先生之论孔子学术曰：“孔子学术，仰之弥高，鑽之弥坚，不知从何谈起？无已，其论语宪问篇所谓修己以安人，修己即内圣之学，安人即外王之学。内圣之学即礼记大学篇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之学即大学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此言之，或疑内圣外王之学将分两截，是大不然。大学于八条目后，明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只是完成修身之几个阶段；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以己修之身去齐、治、平，原为一贯，故自天子以至庶人，皆适用此工作。孔子曰：修己以安人，于修己安人之中，加一以字，正是将外王之学纳入内圣之中。后儒于孔学解说纷纭，多语繁而寡要。我自谓此说或能以少胜多乎？”

我于六十余年后，为大学生徒讲儒学，犹无以易此也。

先生又为论先秦诸子，以为必须先明流派，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淮南子要略篇，及汉书艺文志，其要籍也。而荀子非十二子、天论、解蔽诸篇，尸子广泽篇，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不二篇，亦当会其通，方能得其全。

我他日为诸子学派要论及先秦诸子书答问，皆造端于此。

先生又论中国史学曰：

中国旧史，盖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君与臣而作，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也。二曰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本纪列传，直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而不知叙群体之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三曰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夫史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史之用，故西洋之史，愈近愈详。我国则不然，非改朝换代，则一朝之史不出，不惟正史，即各体莫不皆然。此真所谓知古不知今，陆沉者也。四者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中国之史，但如刻版，某日有某事而已。至事之何以生？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影响何如？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直无生气之可言。汝喜治史，能知其蔽乎？能毅然立志，一新其面目乎？

先生立论精辟，惜于先生所言，竟无能为役，深感愧对。然他日拟作秦史，妄欲于旧史陋习有所刷新，实由先生高论启发之。

三、工作与遭遇

我自一九二四年开始教育工作，至今一九八四年，已五十有九年，未尝徙业。立简表于左，表后附教学中所遇琐事数则，可知在工作道路上并不一帆风顺。

在将近六十年的教学工作中，所遇之事甚多，不可一一列举，兹举其印象较深难以忘怀的琐事数则如下：

一、我初至无锡中学，唐先生方兼校长，其同年江老先生以病辞，唐先生命我继任，然知学生年多过于我，又班高气傲，自度颇难为继。然不能辞，只得多参考，备不虞。及上课，态多偃蹇，窃窃言雏发未燥，又似言密如牛毛，盖讥我年少而备课多也。明日，我乃不携片纸，仅凭强记讲述，徐步讲堂中，或前或后，一闻私语，即辍讲注视，于是竟讲肃然。此后乃多提问，并及课外，皆唐宋人文，幸不为屈。一日，有问太极为何物者，我简言之。则又言：“江老先生曾谓您于风簷短晷中，能赋太极千数百言，有诸？”我笑曰：“此特应付考试而已。古人研都鍊京，作赋至

年 份	地 点	校 名 和 职 称
1924—1926	无 锡	私立无锡中学教员
1925—1926	无 锡	无锡国学专门学院讲师
1927—1941	上 海	私立光华大学附中高中教员
1927—1928	上 海	私立大夏大学预科讲师
1928—1929	上 海	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
1930—1941	上 海	大夏大学国学系教授、后又 兼任高等师范科国文系主任
1938—1951	上 海	迁沪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务长
1938—1942	上 海	迁沪私立之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0—1952	上 海	国立交通大学中文科教授（中因汪伪接收，与同事五人同离校，当时所谓反伪六教授者也）解放后，任中文科主任教授
1946—1947	上 海	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1949—1951	无 锡	中国文学院付院长（每两周去一次）
1951—至今	上 海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调哲学系教授

十年或二十年，方为不朽也。”自此始称老师。他日又有三人来，出一纸，皆古文奇字。我笑曰：“诸君欲扬雄我耶”？视之多出汉书，遂一一答之，或正其误。自是迄毕业无閒言。

二、我年三十，任大夏大学国学系教授，初讲唐宋文选课，点名时，座无虚席，讲未半，多早退者。我再点名，则不足十四五矣。明日，知我再点名，遂无逃席者。我又提议，读文必须先明大意，次则段落，精炼处，必须背诵，我将面试。盖秉唐先生教也。后忽得一匿名信，谓以教小学生之法对大学生，是可忍，

孰不可忍。且少年得志，竟摆出章太炎大师架子，是可忍，孰不可忍。限你速改，否则当以卫生丸奉敬，下画一枪弹头，末署无畏英雄。我阅之大笑。明日上课，特朗诵之；闻者哄堂。我曰：“匿名即非无畏英雄；以纸上枪弹为武器，更非英雄。如不甘为小学生，尽可商谈，奈何出此下策；且我之提议，原出好意，何架子之可言，今乃视为仇讎，真英雄果如此不明事理耶？今所谓英雄或即在此堂中，如欲名符其实，则请挺身而出，使大家一识英雄丰采。乃三呼而无应者。”

三、学生问难，此常事也。然亦有碰巧，则难者亦易；不碰巧，则易者亦难。我任大夏高师科国文系主任时，学生多勤学，多提问。一日，某生持一信，状甚急者曰：“某同学在某城任高中教员，学生家长内有前清秀才者，常持短长。前日以教本归有光《思子亭记》：‘汉有太子，死后八日，周行万里，甦后自述，倚尼渠余，白璧可质’一节为问，谓遍翻两汉书及《归震川集》注，无所得；君等皆大学学士，必能解吾惑也。一时无以对，则请限三日。曾遍检各类书，亦无所获。为母校声誉计，不得不求援于老师矣”。适我前数月，阅年丈吴士鉴《晋书斟注》，记汉刘聪载记有其事，遂检晋书。果有云：

聪子约死，道遇一国，曰倚尼渠余，引约入宫；与皮囊一枚，及苏，开之，有一方白玉，题文曰：倚尼渠余国天王敬候遮须车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也。

某生大喜，誉为博学，又传其事于当时大众杂志名人论中。其实偶然碰巧而已，无所谓博学也。有时在寻常经子中而偶忘者，每使我瞠目结舌而无以答，不独郭公夏五也。

四、我恶宦海风波险恶，故避而入教育界中，不料旧社会教育界中，亦未尝无风波，未尝不险恶也。倾轧、谣诼、欺凌，落井下石，竟无一不有。

某年，某大学暑假校务会议，有所谓院长者曰：吾院教授中，

有沉湎于跳舞，仙乐、百乐门，无不有其踪迹，非子夜不归，以此式多士，难矣！校长问何人？则以我对。校长有愠色，曰：如此俾夜作昼，则早课必旷。即召教务员问之，则早课在八时，未尝一日迟到也。校长曰：奇哉！该长者乃囁囁曰：此或龙马精神耶？他日，校长问我，答曰我固未尝涉足舞场一步也。

某年暑假中，某大学开校务会议，所谓文学院院长者，傍副校长坐，会议中，忽以指画案，若有所陈。教务长某君意不耐，问何事？乃曰王某某本学期仅教课文两篇。副校长曰：“若是，则旷课必多”。目视教务长，教务长曰：“不闻其旷课，学生但嫌其多考核”。因调阅教案簿，则两者为苏轼《志林》与顾炎武《日知录》之总名，各十余篇也。文学院院长始哑然。我闻之，适饭后，无故受诬，竟抑郁，酿成胃疾。谣啄之兴，必于暑期者，以发聘与否，决于此时也。

某年某大学聘书久不至。忽系主任以快示至曰：“事将不谐，某以部长书至，必欲得一席，当局不能却。系中惟君无后台，拟以君席与之。今有一线望者，如得尤大力者推挽，或可无事。”我自思与官场无往来，何以得奥援！至子夜，犹不能寐。忽斜月照壁，见蔡年丈元培所书小联，蹶然起，自语曰：蔡年丈固世称之元老也，其能援手乎？明日往谒，陈其事，年丈面作书与校长曰：“年侄王某某经师人师，国之珍也。想贵校必能重视之。暑盛，不一”。我大喜，欲自致。年丈曰：“我当遣急足迳递，示郑重”。我感甚。不三日，聘书果至，数日，又加聘为导师。自此，并谣啄亦无之矣。

某大学某当事，得其党中派魁宠任。遇人偃蹇，同事与齟齬，竟盛气呵斥，我大不平，语侵之，遂迁怒于我。谓我党同伐异，挑拨离间；又谓拒不入党（因我不参加集体入国民党），是何居心？后竟诬我与内兄沈钧儒有政治联系。不特竭力排挤，断我生路，并欲置我于死地。幸得唐先生支援，始不得逞。先生其老校

长也。于是变计，箝制我经济与职位。时物价腾踊、纸币贬值，一日数惊。同人薪资，时得调整，并升级，而我独无。直至其逃亡，然已备受其毒矣。

我执教近六十年，前三十年，则常在蹭蹬、坎坷、震撼、动荡之中，精神苦闷，疾病丛生。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拨云雾而见天日，后三十年，在党的领导下，仍从事教育工作，备受组织关注，师生无间，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前后对比，不啻天壤。

在旧社会三十年之坎坷遭遇中而差足自慰与自豪者，则在弟子行者，或过孔门三千人，而能自树立者，实繁有徒，并有不少知名之士，如：国内则有英国院士、北京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王棊，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志岳，苏州丝绸工学院院长秦和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苏绍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古园林专家陈从周，上海师范学院史学系主任魏建猷，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红楼梦专家冯其庸等。国外则英国博士剑桥大学汉文系教授张心沧，美国加州柏塞地那城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吴耀祖，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苏绍礼，美国华盛顿世界银行总会计师张展成等，及已故美国哈佛医学博士钱建初。尚有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卡里诺夫斯基从我问阴阳五行之学。

四、治史与子学

我少时趋庭，吾父喜言项王事，及救赵，士无不一以当十，呼声动天地云云，为之色动气涌；至垓下之败，又为之呜咽流涕。问出何书？乃授我《史记菁华录》，读之，如厌饥渴，此为读史之始，大半能成诵。久之，请益。父又以《纲鉴易知录》授之，曰：“此非善本，然便初学，如益以陈鹤《明纪》，则贯彻始终矣。阅时应注意书眉标题，如“箕子叹象箸”，“甘棠之诗”，“曹

判论战”等。父每夜必饮周公百岁酒，我傍侍，即举标题为问，或五六、或八九，能尽举其辞则喜。不独明史事且富典实，法至善也。不一年而毕，此我鸟瞰全史之造端也。以是入高小，历史教师张慕周先生谬赏之，每试必满分。吒其同侪曰：“小年所造已如此，他日即欧九先生亦无以限之矣。”

及入中学，得祝靖远先生教，始读马骥《绎史》。祝先生曰：“此为纪事本末体，后有据之而为纪传体者，即襄平李锴之《尚史》也，《尚史》犹言上古之史”。我大慕之。及入国学馆之明年，忽于常州冷摊得之，为之喜不欲寐。虽捃摭《绎史》，无所增益，然剪裁排比，事迹联属，语意贯通，特为创格，是可取也。于是有三代史之尝试。于夏，仅成《夏礼可徵稿》二卷。于商，于纸上材料外，多取地下材料，如殷墟甲骨等，及罗振玉、王国维诸家考证；先后成世纪、本纪若干卷，伊尹、仲虺二卷，人表一卷，典坟志一卷等，虽有发表，然粗具规模而已。然实不中声，乃来不虞之誉，王国维先生谓其友孙德谦先生称为王三代，虽一时戏言，尤足使人惭汗也。

语云：知子莫若父。吾父独谓“三代史体大，非汝才所能胜。无已，其秦史乎？秦结三代之局，乃其史自古无专著。汝能为之，明二千年建制所由，补十七史断代之缺，亦盛业也”。我闻之且愧且喜，然犹虑秦史之未尝不体大，仍非铨材所得而胜也。拟先为长编。忆倪涛为《六艺之一录》发家人为助事，因于暑假中，出故书数十种，分于弟妹侄男女阅之，不问解与不解，凡遇秦字即录，不二月，得抄本十余册，虽芜杂，然翦榛摘秀，于秦事盖少遗佚矣。因据之作纪传文若干卷。不意军阀内战频仍，长编初本，毁于兵燹，而传记复轶于迁徙。幸长编清本犹存，复据以补苴焉。尝以就正于孙德谦教授，教授时已病，犹乐为之序云：

予既序王瑗仲教授诸子学派要诠之明年，瑗仲复以所纂秦史残稿见示，谓……中更丧乱，稿未成而再毁，此劫灰之余也。予受而大喜曰：

噫嘻！君为三代史，已闻王静安言之，且戏称为王三代，而不知复有秦史之纂。秦史断代，二千年来无作手，一若留以待君者。……洛诵赞叹，盖有八善：其一、驱遣百家，殆同部勒。其二、无微不信。其三、申理秦君臣枉屈而能功过不相掩。其四、采择诸家论正，不间新故，期于至当。其五、珍视地下材料。其六、人表据故创新，使时代颀然，事赅文省。其七、旧史积习，扫地括绝，隐然欲立新史楷模。其八、文章尔雅，于后妃传，尤见矜慎。为史家开山，为祖龙吐气，洵为不朽之作矣”。……予襄病日剧，切望此书之成。祸福相倚，治乱如环，异日者，国家升平，复兴文治，网罗篇籍，以为盛世之资，此书其首选乎。

此稿经东寇之乱，终得保存。不意十年动乱中，竟遭寸磔，幸首册别置得全，收拾丛残，真如郑珍所谓如抚病子，累余八十者矣。四凶既殛，始复勃然有生气。徐徐摩抚，有感于胡三省数毁终成之事，遂举炳烛之光，次第补苴之，虽尚未及原拟之半，然駉马十驾，杀青终有日也。

我之治子学，实为作史服务也。採摭遗事，视经为富，诠释学派，一秉梁启超先生之教。自序曰：

民国十六年春，予始究诸子学，上书于梁任公年丈，方作庄子天下，尸子广泽，荀子非十二子，韩子显学诸篇释文，以清华上庠油印本见赐，助以辨别流别。遂发愤广丈指，乃有此编之作。明年，为大夏上庠高等师范科诸生论先秦学术，即将草稿次第讲授，阅六旬有六日而写定。即以清本呈丈，乞绳削。复书牟莫，为定名曰：《诸子学派要论》。不数月，而丈已遽谢宾客矣。

我之从梁先生治子书，实始于前此十年，见上师承篇，后专取史料入三代史，又作先秦诸子新传若干篇，皆为史学而作也。至此始转而专治子学。近年为复旦大学研究生上课，乃有研究先秦诸子的方法五篇，并拟与诸生合编先秦诸子学案，特粗定大纲而已。

五、文与诗

我之治古文，亦为作史服务也。自来评述者甚夥，颇多溢美，

散见于报章杂志，郑逸梅著《艺坛百影·章草第一手》文中曾述及：王多才艺……古文尤为一时翘楚。有人这样赞许他：“穷事理之奥，极文心之变。自来学人之笔，或质而不文；文士之笔，恒华而不实。而其文华实相宣，文质并茂，而尤善于化俗为雅，凡古无今有之物，靡不可融铸以入文，而备尽雅洁。”

有斐尔者，对我发表文章，搜集颇多，并有评论，曾曰：我在《申报·春秋》栏，《新闻报·茶话》栏，和各种杂志里，翦存他的作品不少，近来又得到他在交通大学的油印文稿，大约也有数十篇。曾用归纳的方法研究过，觉得它的特点有六：

(一)善于冶化。可分为化俗为雅及化今为古两种：前者如参议伍君墓志铭。后者如代人所作张蟾芬墓志。

(二)善于描写。如：写鸦片战争陈忠愍公化成别传；及写十九路军抗日战役阵亡战士金得海传。

(三)善于叙述。如代人作国务总理杭县孙宝琦墓志铭。

(四)善于传会。如代人作嵩山草堂记。又为某大学作孙太夫人寿序。

(五)揭露社会罪恶。如王彦修家传。余孺人家传。

(六)表扬忠义节孝。这一类文字最多，如：甲午死难将士题名记，李世鸿传，旅顺义丐传，二简传，六十无名烈士传，胡阿毛烈士传，台山李营长传，美利坚肖德上尉传，张苍水先生事状等。

所论虽然夸大，但亦道着一二。我少喜《史记》，已如前述。后得清金人瑞所编才子必读书，《史记》专选太史公曰，我亦十九成诵，觉其总是凌空着笔，班孟坚远非其伦。后来作史论，实大有帮助也。我文稿十二卷，除部分编入《抗兵集》外，余几全毁于浩劫中，其零篇短简，转籍此论以存，故过而存之。

我作诗颇早，成集亦早，全为四言，已见上述。惟中经父师删改，多至十七八，少亦五六，故愧不示人。十八岁后，至三十二岁所作，别为明两庐诗，与友人钱萼孙合刊曰“江南二仲诗”。诗虽不多，而评者不少。如陈衍先生之《石遗室诗话续编》；陈守玄

先生之四十年来吾国文学略志，朱奇之《嚶鸣诗话》（金刚钻报），及抗战诗话，钱萼孙之近代诗话（天津商报付刊），与十五年来江浙诗派论（无锡国专十五周刊纪念刊），及姚继虺之江南二仲诗评（无锡国专年刊），斐尔之《王蘧常诗文评判》（大众杂志）等均有评述。

姚继虺曾述我诗学渊源云：“王君为嘉兴沈寐叟弟子。其曾大父补楼先生有《玉树堂诗集》，张叔未推为逼似大苏。尊人部昫先生讳甲荣，以诗人为循吏，寐叟称其诗品在吴梅村上，所著《二欣室集》卓然名家，彩云一曲，尤负盛名，论者谓非樊樊山所及。君渊源所自，不同凡手。年十三，始学诗。十八，寐叟自海上回籍，君变其书体，以二绝投之，托曰阿龙。叟矍眙曰：是近玉溪。君谒之，叟遽称曰：阿龙先生。旋大笑曰：好为之。自是君益致力于诗。……二十，君来锡山，执经于唐茹经尚书之门，治经之暇，时复旁及。一日，见寐叟于海上，谈诗，既知君治经，曰：在在皆诗境，不独三百篇，他经亦可发诗，吾乡竹垞翁，固以经发诗者也，而能结唐宋纷驰之轨。君大悟，诗境由是益高。久之，君游海上，主各大学讲席，吟兴不复如前，自序所谓，‘自为事缠，低首十丈红尘中，意气都非畴昔矣’云，道实也。近岁君喜言考据，奋志造三代史，诗几绝笔，大似孙渊如壮岁以后，古今才人，固无独有偶也。”

有述我作诗主张者，如钱萼孙《近代诗话》云：“乙丑春，始与瑗仲订交于锡山，商榷诗文，益我良多。是夏在家，有作必寄君，往返信札颇夥。有一札，批导利病，精极不刊。书曰：尊作伉爽有奇气，渐脱清人气味。如能豪放中求深沉，空灵中求密緻，则更加人一等，古人未有不从密緻中下功夫也。自此以往，尤须精研训诂，细窥物理，求字字锤鍊，句句沉着，无朽响，无捐义。如此方能亘古如新，觉有一种光气，常动盪于字里行间，不可捉摸，不可遏抑。不袭古人声音笑貌，而自有声音笑貌，可

与古人颉颃”。

郑逸梅著《艺坛百影》谓我诗炼锤多奇句，如：“满地鸣蛙人独立，碧天如海一灯骄。”又“山过大江俱跋扈，春来北地亦苍凉。”又“傲骨三年成百折，狂奴双泪亦千秋。”又“无边日月摧蓬鬓，如此江山着布衣。”又一次在沪市大世界观提灯会，有句云：“男儿何必凌霄住，历历星辰在下头。”都能道人所未道。

解放后，宿疾日斟，不甚作诗。然犹勉力作吾党成立三十周年颂诗六百韵，曾呈政于陈毅元帅。前六年，吾乡南湖革命纪念馆一中共“一大”会址之一来徵书，即录吾党诞生一段云：

……弄璋望志街，洗三甫柏宅，所居皆高明，远大于焉小。宗国闻孙生，山川效喜色；父老闻儿生，充间验犀角；阿干闻弟生，试马欲联鞬；阿姨闻甥生，锦褙万年祝。方其初达时，何因窥埜鵬？扁舟泛鸳湖，水火济二六，七日得中道，唯时受其福，戒行舟有禡，鬼方久必克，兆以得位爻，侑之无声乐。我乡本水国，春到接天绿，澄波一被荣，万象争沐浴，汪汪百二顷，虽挠不可浊。环湖多垂杨，拜舞作贺客，从兹拓弧矢，风雷动六幕（读仄声）。

其他尚有“长征诗”、“十月英雄歌”等等，皆五言长诗也，不复详述。

六、书法

我于书法，自幼即笃嗜，以是略知门径。二十八九岁时，为诸生指授书法，作《书法答问》若干篇，其书久亡，近见某杂志载之，转录一二，以见大概。《自述篇》云：

予幼承先公之教，童稚即好纸笔，二十余年来，深知此中甘苦，敢先为诸生陈其一二，或亦小有助焉。余初学二王，少长，效欧阳率更，若醴泉铭，若化度寺碑，皆临摹至百数十遍。尝作楹联榜书，颇要誉于乡党间。然吾兄铭远，独笑为干禄书。年十九，见沈寐师于上海，师以

为骨格已树，可改肄北碑，求纵恣。是年师归里，濒行，以旧拓郑羲、敬使君两碑见赐，前一日，并指授用笔用墨之法。则大喜，如航大海之得南针。自此向明即起，每晨尽墨一盂。先公又以旧砖方二尺作架赐之，遂作擘窠书。如此者凡一年，吾兄从政归，见而大许之。先师扫墓归，过访先公，见所习郑羲与乙瑛，谓犹拘局格禁，不能尽古人之势，盍广揽以博趣，去园而就方乎？即背临郑羲如干字赐之，乃改肄张迁，张清颂诸碑，及龙门诸造象，业更加勤，往往手为之茧，臂为之僵，不顾也。如此者又一年。一日为先公代书吾乡南堰白苧桥碑文，文为金蓉镜丈作。丈见之，过托先公，以为如刘文正之有文清也，乃益自励。后又间摹两爨，以园势运方笔。时方从唐尚书授经学，道出海上，以所习上寐师，心颇忐忑，惧不中程，师乃笑曰：若此，盍再去方就园乎？于是复从郑羲入，继又习敬使君。不及一年，而师谢宾客矣。自后握管，辄惘惘不自聊。廿五岁后，疲精考据，常穷日夜，前所自课，乃渐中辍。偶见一二旧拓，跃跃欲一试，而自律不能持久。近岁以来，奔走衣食，旧业久废。惟不忘金丈及寐师遗教，欲作草，必自章草始，偶偷闲学之。欲做月仪反出师颂，后得松江本急就章，日必习一二纸，然卒卒不能致力，觉腕下有鬼，无以发其奇蕴，每自讼曰：负吾师矣！负吾师矣。

又《综言篇》，言学书之要，兹举其目如下：

- 一、专一：举张芝、钟繇、释智永为例。
- 二、敏速：举姜夔、康里徯、赵孟頫等为例。
- 三、诚正：举柳公权、程颢、陈献章、傅山为例。
- 四、虚心：举赵宦光为例。
- 五、博取：举邓石如为例。
- 六、穷源：举宋克、祝允明、文徵明为例。

我中年以后，专学章草，郑逸梅作《章草第一手》一文中谓我如何学习一段，颇得其实，他说：

痛下工夫于月仪、出师颂等。后又得松江石刻急就章，他置诸左右，爱不离身。在这时期，有所观，观章草，有所书，书章草，致友人书札，亦章草出之。甚至信封上的地址姓名，也写章草，有人对他说：邮递员是不识章草的，恐送不到，他就在章草旁边，加以注释，不殚烦到如此。

我在书法方面，虽所得无多，但知己之感却不少。尝作书中知己录云：“怀素自叙多录显贵诗歌称其书，余则不独钜子勝流一字之褒，铭心不敢忘，即无声誉者之一言，亦引为知己而不能忘者也。若吾乡沈寐叟，滌湖遗老金甸丞，及南海康更甡诸先生，知己之感，皆别有记。他如唐蔚芝先生为作书例，其前言云：‘及门王蘧常教授，为先师沈寐叟先生晚年入室弟子，书法尤得真髓。由北碑上探两汉，旁及漆书竹简，石经石室之坠文，先生尝谓不落唐以后一笔。年来都讲上庠，所造益深。’内兄沈蔚文钧儒见余为刘生一清书大草长卷于九华堂裱肆，嗟惜曰：于点画狼藉中，无一笔不由中锋，輒近世未尝见也。”

近年来，我先后为吉林博物馆、四川李白纪念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等写有字幅。前岁杭州西湖新修岳庙工成，亦为之书写长联一副，文曰：“奈何铁马金戈，仅争得偏安局面；至今山光水色，犹照见一片丹心。”浙江时贤沙孟海文若谓其弟子朱关田称我此联为神州之冠。实属溢誉，录之，非以自重，欲所自勉焉。

七、著述

我年十五六，即妄思著作，初拟作小说，时东氛恶，忧思成疾，乃幻想作平倭记数篇以泄忿。为伯父所见，曰：“不古不今，足坏文笔”。乃中辍。然又试注《天演论》，亦为师所诃。一时颇傍徨。及为刘子庚师注《中国文学简史》，始评为著述正轨。二十以后，师友切磋，著述渐多，复悔芜杂，始专事史学，其治经子与古文，亦意在作史也。然半生蹉跎，所成无几，深自悔也。兹分1.已出版，2.将出版，3.已付出版社未见出版，4.书成不知存亡，5.有稿未成书，6.在编补中，7.在计划中等。

1. 已出版

(1)《诸子学派要论》。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有自序及孙德谦序。(2)《先秦诸子书答问》。中华书局出版，有自序。后大有补充，稿未杀青。(3)《严几道年谱》。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自跋。上海神州国光社史学丛刊戊戌变法有摘要本。(4)《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二十六卷十五十六两号。(5)《沈寐叟年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补充本，稿未杀青。(6)《补嘉兴府志经籍志》。之江文理学院1940年年刊。(7)《商代典坟志》。大夏大学十周年纪念刊。此篇为商史中之一种。(8)《商史世纪本纪》。陈柱中国学术讨论集及国专年刊。(9)《明两庐诗》三卷。常熟印书店江南二仲诗印本。有自序。(10)《抗兵集》。一九四八年新纪元出版社出版。诗文各一卷，有吴丕绩序。(11)《国耻诗话》。大夏大学印本及新纪元出版社1947年本。(12)《书法答问》。光华简报半月刊印。大众杂志引有自述、综言两篇。(13)《明两庐题跋劫余录》。一九八〇年书法研究本。另有影印本。(14)《礼经大义》。与人合著。1922年无锡印书馆本。

2. 将出版

(1)《顾亭林诗集汇注》十二卷。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顾亭林诗谱》一卷。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3)《顾亭林著述考》。(4)《荀子新传》。

3. 已付出版社未见出版

(1)《梁启超诗文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约稿；文化大革命前光明日报有报导，谓即将出版，但至今未见到。(2)《陈化成年谱》。一九六三年交稿于中华书

局编辑所，即今之古籍出版社，至今未见出版。（3）《曾滌生论学杂钞》四卷。交稿于上海大东书局，今大东书局已关闭，此书不知存佚。（4）《曾滌生著述考》。有油印本，某书曾载其目。

4. 书成不知存亡

（1）《朱子著述考》四卷。遭乱遗失，某君于冷摊得其残本数十页寄还，不知其他是否尚存。（2）《明两庐文稿》十二卷。本拟付某书局印行，因乱中止，寄存亲串家，浩劫中失去。（3）《钱侃石年谱》。原稿已毁于浩劫中，而吾乡钱冲甫熊祥及上海秦翰才皆有抄本，惟两人均已作古，存亡不可知。传秦君有遗命，将其所藏年谱千余种捐与上海图书馆，此书或在其中。侃石名仪吉，嘉兴人，历史学者，又诗、古文名家也。

5. 有稿未成书

（1）《清代艺文志权舆》十六册。以姓为纲，尚未分类，作于国学院中。此时清史稿尚未问世也。（2）《吕忱字林辑本》。以任大椿字林补遗为底本，所补殆过其半。（3）《三代史丛稿》。夏史有夏礼徵一卷、少康本纪一卷。商史除上述典坟志及世纪成汤本纪外，尚有太甲太戊盘庚武丁等本纪，伊尹、仲虺等传，及人表一卷。（4）《先秦诸子新传》。（5）《章草十家传》。

6. 在编补中

（1）《秦史》。此书前已屡屡言之，不复重述，略记其所不及：当吾父启发，始愿作此书时，兴高采烈，即告之寐叟师，师固以治学不走常蹊为教者也，闻之，不觉拍掌大笑曰：大好！大好！不意不可一世之祖龙，乃待二千年后之一小子，为之平反，为之吐气，彼如有知，必始料所不及者也。虽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小子勉之战！此数语，竟成我作此书之鞭策，故书经三毁，

而其志不衰。当日月重光时，喜极而涕，首即抚摹此书之残骸，妄欲起死回生，然笃老多病，亦徒托梦想而已。后为国家四化事业所感召，与夫先师鲜克有终之遗言，不觉打叠精神，不能自己，先后补成世纪三卷、本纪三卷、人表一卷、郡县志二卷、职官志一卷，群籍志作而未成，列传则有公孙枝，二老、三帅，由余、三良、公孙鞅、张仪、司马错、陈轸、樗里疾、三力、甘茂、四贵、白起、范雎、蔡泽，吕不韦，王翦、蒙恬蒙毅、李斯、韩非（收入有说明）、内史腾、章邯等二十三卷。类传有水工、博士、冻辅、方士、方技、后妃、诸公子、扶苏、将闾、宗女、列女、四裔等十余卷，最后为巨奸赵高传。原定之五十八卷，则所缺犹多，尚待最后之努力矣。

7. 在计画中

拟写《先秦诸子学案》，做黄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例，将与复旦大学研究生合作。

八、后言

遽常不佞，一生从事于教育，无所建树，常自念此身岂甘与鸟兽草木同腐，于是妄冀所以不朽者。左氏所谓三不朽，德与功，我何敢望，其惟见之于言乎？故于教学外，独此为兢兢。然旧制度下之学校，工作烦重，常溢课外，于是欲见于言者，少余晷矣。其后母病子弱，入不敷出，不得不求资于写作，于是昔之妄冀于不朽者，乃转为乞米之帖矣。日既疲于执教，又不得不继晷于午夜，不足一岁，疴瘠乃逾大病。一日，与妇观电影，见一教师新婚，为支持生计而尽瘁瘵死，不觉相视泣下。抗战军兴，生活尤困，学校不足，益以家馆，日教不足，益以夜课，销精铄神，至胜利而心疾大发矣。静中突闻报纸翻帛声，竟如狞猋骤起，为之

通体汗下。邻人怜之，不敢剝肉。昔殷师子病虚悸，床下蚁动，乃如斗牛，仿佛似之。然不二月即强起赴校，惧失聘也。从此失调，病复日酙。解放后，党起我于九泉之上，拨我于百寮之底（见前），后又特许我在家为研究教授。以此乃得一年期休养，十年中，先后整齐旧作至八九种，昔之将濒为朽骨之人，今乃复有不朽之望，其刻骨铭心为何如耶？故我今日之生，党与人民生之也；我之今日得稍申其微志，党与人民申之也。我晚年之一切幸福，无一非党与人民惠赐之也。我虽毫不任事，苟一息尚存，犹思为党为人民，尽其棉薄于万一也。

王蘧常主要著作目录

一 已出版的有：

1. 礼经大义 吴县曹元弼先生讲授 与毕寿颐等整理笔记 无锡印书馆出版
2. 诸子学派要论 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3. 先秦诸子书答问 同上 附要论后
4. 荀子新传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二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5. 严几道年谱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神州国光社近代历史丛刊戊戌变法有选印
6. 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二十六卷十五十六两号
7. 沈寐叟年谱 商务印书馆出版
8. 增补嘉兴府志经籍志 之江大学年报抽印本
9. 商书世纪 陈柱编中国学术讨论集出版
10. 商书汤本纪 无锡国专年刊
11. 商书坟典志 大夏大学年刊
12. 明两庐诗 常熟印书店出版（与钱尊孙诗合刊称江南二仲诗）
13. 抗兵集 上海新纪元出版社出版 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八十二辑有翻印本

14. **国耻诗话** 上海新纪元出版社出版
15. **明两庐题跋劫余录** 上海书画社书法研究
16. **国学讲演稿关于诗经、孟子、朱子三篇** 无锡印书馆出版
17. **无锡国专月试文选** 同上

以上两种为少作

18. **王遽常章草艺术** 湖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 **王遽常书法** 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杂志

二 已付印即将出版的有：

1. **顾亭林诗集汇注**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印
2. **顾亭林诗谱** 同上
3. **梁启超诗文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承印
4. **陈化成年谱** 福州人民出版社承印
5. **顾亭林著述考** 印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颉刚先生纪念集中
6. **王遽常章草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承印

三 已付印而稿本遗失的有：

曾国藩论学杂钞 由大东书局承印（解放后，该局解散，稿本不知去向）

四 成书未付印的有：

1. **朱子大全集校释** 见唐蔚芝先生自订年谱 据柳诒徵日记 南京国学图书馆有传抄本。
2. **朱子著述考**（因乱遗失。曾由陈君某寄回残本仅十分之一而已。）
3. **曾国藩著述考**（稿本已遗失。某君言：有研究曾国藩学说者某书，附印于后。我未见。）
4. **钱佩石年谱**（原稿于一九六八年动乱中被毁，但上海秦翰才有抄本，据云：与其他年谱一千余种，捐献于上海图书馆，则其书尚在也。又嘉兴钱冲南名熊祥，亦有手钞本，今其人已亡，不知其钞本尚存否？）

五 在修补中的有：

秦史（此稿共五十六卷，未印，大半毁于动乱中。拨乱反正后，始复修补，至今仅成四十七卷，尚待继续完成。）

上接37页

8. 页193“金声”条 按：金声卒年为“明弘光元年（1645）”。作“弘光元年（1644）”，误。

9. 页193—194“陈洪绶”条 按：陈洪绶卒年为“明永历六年（1652）”。作“永历七年（1652）”，误。

10. 页206“归庄”条 按：归庄卒年为“清康熙十二年（1673）”。作“康熙十二年（1653）”，误。

11. 页280“法式善”条 按：法式善卒年为“清嘉庆十八年（1813）”。作“嘉庆十八年（1783）”误。

12. 页349“奕訢”条 按：奕訢“清道光十二年生，光绪二十四年卒（1832—1898）”。作“清道光十二年生 光绪二十四年卒（1932—1878）”，误。

13. 页352“顾寿楨”条 按：顾寿楨卒年为“清同治三年（1864）”。作“同治三年（1863）”，误。

14. 页370“朱铭盘”条 按：朱铭盘卒年为“清光绪十九年（1893）”。作“光绪九年（1893）”，误。

15. 页385“谭嗣同”条 按：谭嗣同卒年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光绪三十四年（1898）”，误。

·张建清·